



第六
點文鈔
結



光緒甲申仲夏月
虞山後知不足齋刊

余之獲交於黃君琴六在癸丑甲寅之間閱今四十餘年矣其時君設帳詒經堂課從弟月霄與余居祇隔一牆往來甚便嘗讀君應院試擢高等之作和平溫雅文如其人心嚮往之而未知其能古文也今夏養痾多暇君出所著第六絃溪文鈔四卷見示余受而讀之汪洋渾灑排募謹嚴真能於古名家外別立一幟者揆其得力之由蓋數十年來殫心載籍汲古深則儲理富儲理富則養氣充故發而爲文短長高下皆宜且從不標新立異凡所撰述皆根據經訓反覆推闡極於至精至當而止此所以無意爲文而文足千古也夫論古文於今日難言之矣觀君與月霄論古文書挾古來不傳之秘不啻自道其深造之詣後之人卽持此意以讀君文庶幾近之抑余竊有感焉月霄從君學二十年頗知好古設天假之年其造就必大有可觀不幸中道委化余甚惜門祚衰薄不留讀書種子而如君之能以經學誘掖後進尤爲難能可貴也

道光十五年歲次乙未四月下澣愚弟張大鏞拜敘

常熟爲文學之鄉才人輩出接踵相繼詩古文辭代有
專門余來虞山也晚未獲見曩日前輩風流所得與相
接者惟琴六黃先生先生爲余宗人大木翁之宅相道
光甲午乙未間余館虞城臨海氏與先生居相近過從
遂密因得徧讀其所著書知其嘗及趙巢寄王无黨兩
先生之門趙親受業于顧虞東先生王爲崇用栢東舉
先生入室弟子文章學問師承有自先生爲人醇厚介
樸望之儼然而卽之也溫學愈高而心愈下嘗語余以
少補諸生思以功名自奮年踰四十不遇遂絕意進取
初喜爲考據之學經傳聲韻皆粗涉獵愛博而不專繼

季序

復留心于邑中瑣事見舊志遺佚者輒手自繕錄大雅
弗爲焉昔館照曠閣愛日精廬兩家頗多藏書又苦於
校讐之役魯魚錯脫嗣氏按程讀且未暇遑言著述忽
忽三十年今老至無成言之可勝浩嘆嗟乎卽是言而
先生之學可知矣先生所撰琴川三志補記拾遺訂訛
最有功于邑乘同里張觀察已爲刊行餘若虞鄉續記
虞文續錄俱爲此邦文獻所係其自著詩文簡古純粹
不沾沾規仿一家而于古自合尤長於攷辨每論一事
必尋流溯源實事求是非務華絕根者比其必傳于後
無疑也因念吾宗之在虞山者自元裳公至大木翁凡

四世一門風雅人各有集幸先生珍重藏弄悉以畀余
余將訂入家集中爲行遠計今先生靈光巋然積稿盈
篋雖家貧不獲付梓當世豈無深知篤好者而忍令其
湮滅哉必不然矣猥以謫陋屬詮次其文爰擇其尤者
得若干卷畧綴數言俟方來云

道光丙申春三月婁東季錫疇拜序



季序

Vertical text columns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page, partially obscured by the seal and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第六絃溪文鈔目

卷一 論 攷 辨 說

古文尙書論

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論

泰伯論

節義論

秦三十六郡攷

攷牀

五穀辨

亡無字辨

文鈔目

筍字無平聲辨

三十六字母辨

支塘爲南沙廢城辨

校書說

卷二 序 記 書

席子侃說文校勘記序

金文最序

愛日精廬藏書志序

廣釋名序

徐氏方案序

吾面齋詩存序

春巖陳君五十壽序

虞鄉續記虞文續錄自序

享帚山莊四友記

藏書二友記

讀知不足齋賜書圖記

游西山鵝鴿峯記

鄉耆社集圖記

梅皋別墅記

明建寧守鄉賢張公專祠增置祭田記

文鈔目

恬裕齋藏書記

記秦君台佚事

答王雲門問鄆國夫人姓氏書

答雲門論揚子雲姓從楊書

再與雲門論苻秦之姓從符書

答張椒聊論先孝子公墓書

與張若雲州司馬論太平御覽攷異書

答張月霄論古文書

卷三 跋 書後

續資治通鑑長編跋

鄭注爾雅跋

曲洧舊聞跋

庚申外史跋

明宮史跋二

校正文房四譜跋

校吳越備史跋

舊本漢武內傳跋

重輯漢武故事跋

校崑山郡志跋

元本敬齋古今叢跋

文鈔目

校刻吳郡志跋

校正宋本北堂書鈔跋

抄王介社詩跋

老圃秋容圖記跋

書齊民要術後

書李翰蒙求後

書楊五川黃給事傳後

書洪武蘇州府志後二

書歸元恭文鈔後

書屈侃甫永安著獻狀後

書史通後二

書手抄中吳紀聞後

書校建康實錄後

書縮寫元大德本白虎風俗二通後

書先節孝祠記後

再書先節孝祠記後

卷四 墓銘 行狀 傳 誄 家傳

趙先生墓誌銘

王先生墓誌銘

婁東明經張君墓誌銘

文鈔目

古 國學生顧君墓誌銘

朝議大夫張君行狀

徐翁小傳

張月霄傳

葉震谷傳

張駕鰲傳

楊遺飛傳

外舅壽林周先生傳畧

王烈婦傳

曹烈女事畧

練塘張孝女傳

姚母陳宜人傳畧

朱孺人誄辭

龐氏孝愍三婦誄

先大父紫霞公家傳

先考牧邨府君行畧

先妣季太孺人傳畧

亡室周孺人傳畧

第六絃溪文鈔目錄

文鈔目

五

第六絃溪文鈔卷一

常熟黃廷鑑琴六著

鮑廷爵叔衡校刊

古文尙書論

書之有古今文也舊矣唐初諸儒校正五經定從孔傳卽今正義本也第以古文明白易曉今文艱澁難通朱子亦嘗疑之及其手定典謨蔡氏親承作傳初未嘗以爲僞也自草廬吳氏始昌言古文爲僞書至郝楚望梅鷲輩從而和之謂字字剽竊填湊成篇而古文尙書遂等于歸藏三墳之比矣按漢世古文蝌蚪書也自秦以來古文久廢安國通古文亦若今人之於篆隸畧能解識耳加以百年壁中之物脫亂朽折者多蓋安國於今文所有者以今文譯之其所無者則以意連屬俾可句讀而已儒林傳所謂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家者也然則今文之艱澁由得于口誦之本文古文之明易則出自校書之潤色無怪乎四代之書傳自兩人而別爲二體也書之在中祀者漢志稱遭赤眚之亂焚燒無餘而其家則授受不絕後漢儒林傳載孔僖世傳安國古文其一證也特以未立學官傳之未廣而授受間無名公鉅儒爲之表章是以歷兩漢而其書未顯迨永嘉之亂大小夏侯歐陽並亡孔氏古文獨存梅賾得之以獻于朝

此古文顯晦之大畧也。特是志稱古文多十六篇。而今書有二十五篇。則不無可疑者。意者喪亂之後。篇帙脫誤。傳者私相補緝。容或有增損。附會其間者。然如禹謨。虺誥。說命。諸篇。辭旨闕深。奧衍。斷非秦漢間文字所能彷彿。學者苟好古而闕其疑。可分別觀之耳。至謂二十五篇爲梅賾一手僞撰。亦太誣矣。且古文見引于經傳諸子者。其辭句多參錯不合。足爲安國潤色之證。使出自後人之補綴。必將一一求合以實之。何以反見異同耶。且既能據二十餘篇之經傳。何以舜典一篇獨缺。而不撰耶。至書序。雖非孔子作。自是孔壁所傳。史遷本紀中。歷歷引之。今亦疑爲僞託。則并史記而不讀矣。總之六經旣遭秦火。皆失其舊。易有施孟。梁京之學。詩有齊魯。韓毛之異。春秋則三傳之不同。禮經雜出。諸子論其章句。文義豈無舛牾。然列之學官。傳之後世。而無敢訾議者。則以聖人治世之大經大法。舍是無徵。况古文中之心源治法。微言古訓。較諸經爲切。劉子駿有言。禮失求之野。古文不猶愈于野乎。自郝楚望梅鷲之論出世。之訛。毀古文日甚。至豐坊之徒。僞撰徐市朝鮮諸本。誣民惑世俗。儒反信爲真。不亦怪哉。

吳頊儒曰。竇能從古今文異體中證明其故。詞核理

確與望溪說如驂之斬古文書得此毛氏冤詞可以
不作

邵環林曰妙從內典之譯經潤文悟出古文平易緣
由的是解鈴妙手

文鈔卷一

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論

余讀檀弓孔子少孤章索諸家疏解觀之孔疏不知謂不得委曲知父柩所在非全不知也有謂聖人無終身不知父墓者陳氏說也有謂本孔叢李由之誣者任氏說也有謂不知父柩之殯與葬者江氏說也及三復禮經乃曉然知孔疏之爲確解而餘說之支離謬妄爲可嗤也蓋嘗論喪葬之禮自委壑而有掩埋自衣薪而有棺槨由是而加之封樹由是而加之祭掃世代愈降禮制愈隆非古人之薄而今人之厚風會積漸使然也今之人囿於耳目之聞見狃以近代之禮律遠古之事謬

文鈔卷一

四

矣甚欲以聖人所制之禮反脣於聖人未制禮之先妄矣攷家語孔子云古者不耐葬爲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耐葬始於周禮季武子曰周公蓋耐是也子曰衛人之耐也離之魯人之耐也合之善夫蓋周人雖耐猶未皆同穴也又曰古者墓而不墳又曰古不脩墓又古不墓祭此數說者皆禮經之明文也觀此則孔子之不知父墓曷足怪乎蓋古者惟不耐不祭所以不墳惟不墳所以不脩爲子孫者但知墓在某地而已禮君子去國祭祀居喪皆如其國之故三世而不變其常也孔子殷人也自防叔奔魯至邾大夫未踰三世自從殷人不耐

不墳之制當葬防時孔子既幼及長又無後世墓祭之
文易墓之舉亦第知父墓在防而已卽欲詳考兆穴以
從周人之耐其敢冒豫凶非禮之譏則其不知父墓也
孔子豈有過哉大抵三代之先詳於廟而畧於墓故子
也見耐葬之是而舍殷從周善耐之宜合而舍衛從魯
又鑒於前此封穴之無識而爲之崇四尺之封蓋邱墓
之制經孔子而始折衷至善爲萬世法也第當時不知
父窆所在則先墓之地其敢輕啓封域而鹵莽將事乎
有邾曼父之母者葬防之役曾親見之故問之而識其
處耳孔疏謂不得委曲知父柩所在者實爲此章確解

文鈔卷一

五

顧詞句太簡致讀者未能豁然余故作此論以證明之
蓋以闡孔疏之簡而歎陳澧諸家之妄也

張鹿樵曰洞明于古今殊制疏解精確此與古文尙
書論皆有功經學之文

泰伯論

嗚呼泰伯之德得夫子之論而始顯而夫子之論得諸家之論而轉晦何也說者曰太王欲翦商而伯之德足以有天下泰伯不從而商祚復延此讓商之說也說者曰太王見王季生聖子欲廢長立幼泰伯知之而逃國遂傳季後世遂有天下此讓周之說也吾以爲此二說皆非也姑勿論太王之時非翦商時也令太王果欲翦商伯心以爲非而欲存商之天下則伯當以一身任其難明諫其父而矢至誠格之未必太王之不從也奚爲不告而去以其事諉諸弟乎其爲讓周之說者似矣然

文鈔卷一

六

伯非不才太王何故欲廢長立幼使太王有成命乎伯直迫于父命而讓德未見其至也使太王萌諸其心乎伯又不當曲成父過也且太王賢者也由前之說伯忠矣而太王近于不臣由後之說伯孝矣而太王類于不慈謂太王之賢而爲之乎吾以爲伯之讓蓋出自伯之心而與太王無與也按史記泰伯無子季歷生子昌伯見季賢而又有聖子可以光啓國家遂欲以國讓之斯意也請諸父而恐不能得之太王循兄終弟及之禮又不得越仲而及季卽幸而其志得行而事已顯暴于人耳伯不樂有是也當其時獨與仲謀仲有同心籌所以

致國于季者蓋匪朝夕及定計于冥冥之中一旦挈仲而逃而國遂歸于季而季不得不受及再傳而有天下則雖以國讓而不啻以天下讓也此伯之苦衷而亦仲之克友也固非泰伯之不從翦商亦豈真太王之欲舍長立幼哉或曰信如子言則泰伯亦猶子臧季札之流耳夫子奚獨以至德稱之曰泰伯惡可與臧札比哉臧札之讓讓于得國之時人皆知之其讓也顯而易伯之讓讓于未得國之先人莫得而知其讓也隱而難顯而易者其國幾階于亂隱而難者其後遂有天下非夫子表微人孰知其德之至哉

文鈔卷一

七

邵環林曰駁讓周之說尤剗而確名論實經疏也

節義論上

從來天下風俗政教事事皆今不如古獨于氣節一途則爲古不如今何也古之論氣節也寬今之論氣節也嚴古之論氣節也恕今之論氣節也刻晚近以來世愈澆而法愈密設一必死之陷阱驅而納之至迫于無所逃積之久而人漸趨之者衆此亦風會使然蓋臣以必死爲忠則赴死者易忠名濫而忠道轉晦矣孔子曰見危授命又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禮曰謀人之邦邑敗則死之知古聖人之論臣節非不諒其人之所處而舉以忠臣不事二君一語科斷也春秋書死節者三人孔父仇牧荀息而外無聞焉于陳文子則許其清于蘧伯玉則美其爲君子于晏平仲則稱其爲善交之數子者皆當國亂君弑之日而委蛇觀變律以今之氣節幾于臨難苟免皆不得爲完人豈聖人之取舍猶有未至乎由此推之大臣有社稷封疆之守與國存亡下至一官一邑有守土之責者則死之國家有內難帷幄輔弼之大臣與君存亡者則死之疆場禦敵領軍將帥有死綏之責者則死之與夫宗臣勳戚凡平日之高爵厚祿曾膺寵遇者則死之無論當官去位律以致身之義自無可逃至若冗員散秩沈淪下位與初沾一命之士能死

者固不失爲忠卽不能死亦不足深罪聽其人之自擇
焉如是而有能蹈死者斯天下之真氣節見矣然當死
之中又有別焉一則義固當死不幸值君之失道內患
猝起非有易姓革命之事身爲大臣當以宗社爲重而
不容遽死一則天下未定羣雄割據之秋君臣之分未
定皆可留此身以待用此又義之出于變而可以無死
者也蓋死義者經也保身者權也死義者律也原情者
例也經有定體權可隨時律有不易例可變通試釋夫
大雅明哲之旨孟子傷勇之言質以春秋所書死節之
臣而理自明矣

節義論中

或有見余之說者詰余曰如子之說導人以不忠之行
開人以偷生之門上悖國典下壞人心不亦惑世誣民
之甚乎余曰非也譬之一邑造反則一邑之人洵有罪
矣槩予駢誅亦復何詞然王者於此殲其渠魁而赦其
脅從則國威未始不伸而德愈溥矣夫殺身成仁之事
上哲猶難聞過死傷勇亦出賢智之過也天地生人賢
者少而不肖多使必以上哲之事責之中材以下而使
之盡能勢必詐僞滋起舉凡貪位苟祿禍國殃民之輩
皆得徼幸一死以塞責而竊美名不若區而別之若者
當死者可不死度其地原其情以爲差故有雖死而
不爲忠有不死而非爲倖者惟寬其可以不死而後責
夫所當致死則當死者愈不可逃是說也道雖寬而義
更嚴非真導人以不忠也如晉之羊祜杜預皆爲魏臣
唐之房元齡杜如晦皆嘗任隋世而稱爲名臣至如沈
約褚彥回江總輩皆以執政大臣覲顏而仕兩朝又如
李陵之喪師庾信之奉使皆見危而不能致命此固當
死而不死無可解免者也他若徐勣李靖之武畧王珪
魏徵之諫納其功業炳于史冊跡其所事皆非一節此
又君臣之分未定而自揣其材之足用于世故不屑小

節而就功名譽之春秋之管仲聖人許之此皆當死而
可以無死者也夫朝廷崇獎忠烈風勵臣節立法不得
不嚴出乎此則入乎彼不容別開微幸之門况後世人
心不古道與世升降所謂大爲之防民猶踰之自不得
復以春秋時臣節相例至儒生尙論竊取聖人春秋書
法與論語許管仲之言以著其當死可不死之辨庸何
傷

文鈔卷一

節義論下

或又曰臣子之于君猶女子之于夫也如子之說臣可
以事二君女亦可事二夫乎余應之曰是亦不可一例
論也古來女子之以節烈著者史傳美之而列女中所
紀載者或以德或以才亦不必皆出於節而稱賢故朝
廷有旌節之典而律文不科改嫁之罪蓋能自蹈于義
者王者嘉之其不能者不强使也攷之史秦銘有有子
改嫁爲不貞之文則無子者不罪也魏志有侯妻不復
配之制則士庶不禁也漢唐公主夫死更適者列傳書
之史家不諱韓文公女改適皇甫持正墓誌著之范文
正母謝夫人再適歐陽永叔碑銘詳之文家不諱范氏
義田贍族條著有再嫁者子廿千葬者視再嫁之數見
錢公輔義田記此自來女子不醜改嫁之明證也自宋
儒有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論明以來女子一經改嫁
遂擯之不齒之列而天下婦人亦皆恥言改嫁而強爲
守節于是有託名不嫁而中葍醜言者矣有青年抑鬱
勞瘵而枉其生者矣有飢寒無活母子俱斃致斬其夫
嗣者矣竊美名而貽實禍此皆宋儒一言爲之俑也禮
云從一而終夫死不嫁不知此爲士大夫以上言之非
以律匹夫編戶之賤也况境有安危事有常變設有青

年無子抽于女紅內外無依貧無所活而必以守節二字強之餓死是豈先王制禮之心且有呱呱遺息朝不謀夕其情更慘使改適得人藉其撫育而夫嗣轉得不絕較之餓死二者孰賢觀於禮有同居繼父之服則知夫死不嫁之言儒者不容偏泥也由是言之女子之守節與臣子之死忠其道同揆亦當權其所遭之時地以爲斷而不可漫持失節二字以相訾訾也

邵環林曰三論深有得于聖人經權之旨爲常人所不敢道在集中可當立言勿以驚世而議其說之偏也

文鈔卷一

吳心葵曰竹汀錢氏有云古之出婦再嫁不爲失節與爲臣而失臣道雖事一君不可謂忠二說可與上論相表裏皆準情以通變非故違道而立異者比

秦三十六郡攷

按史記秦并諸侯分天下置三十六郡今詳其各合內
史而有鄣黔中無南海桂林象郡者史記裴駟注也別
內史而有南海三郡無鄣黔中者漢書地理志也合內
史南海三郡并鄣黔中增閩中為四十郡者晉書地理
志也其班志不言秦置而為秦郡者後漢書郡國志丹
陽之為秦鄣郡武陵之為秦黔中也其裴注未言秦郡
而見於漢志注者東海郡下應劭曰秦鄣郡也應亦後漢人首
注漢書集解其別內史并數鄣鄣二郡去閩中而增榆中為
四十郡者明陳芳績地理沿革表也聚訟紛如幾令考

文鈔卷一

古莫適所從已不揣譎陋取史記合兩漢晉地志文注
反覆參稽而知三十六郡之名裴注最近之竊謂於裴
注當增鄣郡別內史而為三十六於晉志當去閩中而
增鄣郡合內史而為四十漢既分內史為三當并數馮
翊扶風得四十二與班志總注凡郡國一百三漢增置
六十一之數適合如此則諸說可通史志之文皆無違
戾矣班志統漢郡下有秦字者三十六今三十六郡之
名不從漢志而從裴注何也以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
下分置諸郡自不得列後之平百越所置之三郡也况
漢志總論云本秦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下云漢興

稍復開置知三十六郡第溯其初制非綜秦一代之建置而南海三郡下又明言武帝元鼎六年開則雖曰秦郡已入之開置其不當併數於前三十六郡中明甚不得以數之偶合強爲依違也惟秦以內史外分三十六郡猶後世之以畿輔直隸京師內史自不在三十六郡之列故裴注當參以漢志注中郟郡補之至晉志之四十郡則以漢承秦制而言不得不列內史而并入南海三郡陳氏去閩中而增郟郡爲得之乃欲別內史而復意增榆中此其失也要之論秦初分天下置郡斷以裴注三十六郡爲主增郟郡而別內史計之以漢承秦制

文鈔卷一

而言則從晉志之四十郡去閩中而增郟郡數之蓋由初而言不當列內史於諸郡由後而言不得外內史於秦置其異於漢志者鄴與黔中本之郡國志也郟郡本之漢志注文也三十六郡之名既得其實則裴注與漢晉兩志之相違不過在南海三郡之離合內史之出入而已一溯其始一紀其終大致本無抵牾也若閩中之名雖見史記而兩漢地志未載則以漢平東越已虛其地此與塞外榆中三十四縣旋置旋棄皆在所當畧矣張鹿樵曰熟于史志攷辨精自來聚訟得此論定允稱老吏斷獄潛研攷強史記以從漢書固矣

攷牀

說文曰牀安身之坐者徐鍇注從木引象人衰身有所倚著也此專指坐而言也釋名曰人所坐臥曰牀牀裝也所以自裝載此兼坐臥而言也證之經詩北山云或息偃在牀禮內則云少者執牀與坐孟子云舜在牀琴此牀爲坐具之證也又禮檀弓樂正子春坐于牀下喪大記疾病寢東首于北牖下廢牀春秋襄廿一年傳云掘地下冰而牀焉此牀兼臥具之證也然古之牀與今之牀異古之牀主于坐而兼臥今之牀主于臥而或兼坐牀之名同而牀之用少殊何以言之古者坐寢皆于地用席貴賤有等凡經言席皆指坐席言衽皆指臥席如禮請席何向請衽何趾曲禮內則兩見又士昏禮媵布席于奧又御衽于奧媵衽良席是也牀之席以簣爾疋簣謂之第注曰簣牀版明與設地之衽席迥異故其名亦異也攷牀之制于古未詳大約如今之榻而小或與今凳之闊者相類故可執亦可移其爲物取于安身適體宜于衰老疾病之人故可坐可倚亦可臥其設之也于寢室而不于堂以供老者坐寢之具及人死襲斂時用之此皆禮之變非禮之正也惟古之寢以席地爲正故人死屬纊時必寢地曾子之易簣卽喪記之廢

牀所謂正終者此也說文牀字注又云古者恭坐則以
席明席于地不于牀也愚申之曰古者正寢則以衽衽
亦于地不于牀也設于牀者爲簣布於地者爲席席不
設於牀簣不布于地故易簣者謂廢牀也反席者謂寢
地也經有明證不容混也又斯干篇八章曰乃生男子
載寢之牀其末章曰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蓋以生女輕
以常禮處之生男重特變禮以寵異之益見寢地爲古
人之常辭義尤明顯可據斯義一明則此章之寢地與
喪記之廢牀古禮本屬平近而非迂遠矣先儒有以生
女寢地爲卑之以合坤順又解人疾病廢牀冀生氣之

文鈔卷一

十七

復還此皆不得其說而爲之辭拂經違義不攷之甚也

孫子滿曰釋牀而兼衽席之義亦復明晰可補楊鏞
方言釋名之遺

張椒卿曰精闢確當非藜牀著膝皆穿者不能有此
論古卓識

五穀辨上

按諸經有百穀九穀五穀之稱然人所日以飯食者惟五穀爲正品五穀之品別而後餘穀皆可得而辨夫五穀不分古有是言誠以穀之爲物莖苗穀實名目甚繁或彼此互稱加以南北方音之異今古雅俗之分益致紛囷而莫可辨試爲一一論之攷說文曰禾嘉穀也又曰莖節爲禾粟穀實也米粟實也梁米名也此四者疑爲古者穀米之共名非專指一物之稱也何以言之尙書禹貢百里賦納總注禾藁曰總下云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注粟穀也春秋桓十四年穀梁傳云甸粟而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周官倉人掌粟入之藏舂人掌共米物則粟之爲穀猶米之爲米非專指一穀夫人而知之也詩豳風七月納禾稼疏云苗生旣秀爲禾種植諸穀爲稼禾稼者苗幹之名又言禾是大名非獨黍稷種稷而已愚謂黍稷秬稌稻稂字從禾者爲禾屬未刈在田時皆得謂之禾如詩言禾稼禾役禾長皆共名其明證也又梁字從米不從禾與精糲粃粳同類明非禾種之名也古米穀梁粟皆爲穀實之共名梁字亦從米是指米之美者言也曲禮梁曰香其注謂取其莖葉皆香之義疑梁乃稻米之香者如今南方有紅蓮香秈

之類義疏云梁陸稻觀于詩禮中言梁多與稻並稱猶言黍與稷並稱者誠以類舉也乃黍稷分二種而稻梁不別爲二者則以黍稷雖一類而莖葉少異故得別其種爲二稻梁則苗實皆同所異在氣味故可別其米爲梁而不能別其種于稻蓋梁之統于稻猶秫之統于稷也梁卽稻而異在香秫卽稷而異在黏梁以香得名秫以黏得名其義一也攷五穀之名見于周禮職方者有四黍稷麥稻其一注曰菽見于戴記月令者有六稻黍稷麥菽而多一麻皆無梁名則梁之非別爲一穀明矣程瑤田九穀攷邵晉涵爾疋正義皆以梁爲粟梁卽今之小米瑤田又謂禾卽是梁梁卽爲禾之米此臆說也使禾梁果別爲一種美穀何以五穀中不數其名而職方月令亦絕不一載乎必知禾粟爲共名而無專屬梁卽稻米而非穀名庶五穀之品可得而識矣

張椒卿曰辨證精核可補義疏所未備昔王劭因釋曰明梁一句立八疑十二證以辨其僞此文殆堪繼軌至云字從禾者爲禾屬梁字從米與米粟同斷非穀名是真讀說文而別具神悟者

孫子瀟曰通藝錄九穀攷可謂明辨以哲矣而解禾梁轉嫌含混得此從禾從米之辨乃昭然若發蒙矣

五穀辨下

按五穀稻麥菽易辨惟黍稷爲難辨以稷爲粟本之爾
疋注陶隱居注本草云不識恐與黍相似惟元吳璠口
用本草曰稷苗似蘆粒大南人呼爲蘆稌者得之程瑤
田云卽今之高梁有赤黃白三色赤色有黏不黏二種
黃色者多黏白色者多不黏北人皆呼稌稌其稽曰稌
稽說文云稌稷之黏者則高粱爲稷審矣特今人渾稱
爲稌耳又月令曰首種不入注謂稷也今諸穀中惟高
梁種最先諺云九裏種高粱邵晉涵亦云北方高粱早
者種以二月南方則在三四月今人祭祀用以代稷尤
爲明證李時珍反以爲誤非也黍卽今之小米通謂之
粟黏者可以釀酒不黏者爲糜亦曰稌有黑黃白諸色
黑白者多黏黃者多不黏亦有赤者粒小齊民要術云
黍以三月上旬爲上時以五月上旬爲下時瑤田云今
北方小米播于二三月黃小米播于五月愚謂此二米
皆爲黍種有早晚故時有先後不得以小米之早者獨
別之爲梁粟也又齊民要術云黍生六十日秀秀後四
十日成較他穀熟最早計上時種者六月上旬可穫下
時種者八月初旬畢穫夏小正云二月往稷黍月令仲
夏之月農乃登黍此卽小米之播于二三月者所謂上

時也說文云黍以大暑而種淮南云大火種黍此卽黃米之播于五月者所謂下時也早者以暑至而獲晚者以暑至而種故曰黍者暑也猶南方之稻早者七月中旬已獲晚者九月中旬方熟無足異也邵晉涵以釋文有黍或云蜀黍與素間有南方赤色其穀黍中央黃色其穀稷之說且謂一稔二米今小米所無惟高粱有之斷以今之高梁色赤爲黍小米色黃爲稷余謂此說果信則今高粱之種早者在二月無以解稷之爲首種遲者不逾四月又無以解大火之種黍不合一也其獲早者亦需八月上旬更無以解仲夏登黍與貉惟生黍之

文鈔卷一

三

文不合二也又古度量起于累黍試以高粱之實積之必且大于今日之度量何況于古不合三也蜀黍之說釋文著或云明不爲定論至一稔二米原屬異種如嘉禾瑞麥之類不必以今小米所無爲疑又齊民要術載黍本有赤白黃黑數種赤特其一色今小米亦有之且黍爲南方之穀取其性味屬火并不必泥于黍色之定爲赤也夫以黍爲小米舊說皆然特混入稷言之耳以稷爲高粱本之吳氏瑞參以程氏瑤田之說以梁爲稻米依據義疏而證明之似爲得其實故詳著其說以俟好學博識之君子擇焉其稻麥菽三穀品目雖多人所

易辨不具論

張椒卿曰周子之見不辨菽麥注云菽麥最易識別
明古人亦以黍稷爲難分也得此疏證乃得瞭然
孫子瀟曰黍稷之辨程氏已極精核此更援據經文
爲之推波助瀾可以釋景純之疑而補邢疏之缺

文鈔卷一

三

五穀續辨

攷黍稷一類而分二種稻粱一類而同一種前辨已詳論之矣何則蓋粱卽稻米凡稻米不皆香而粱則米之香者禮曰粱曰香其是也故以米言之可別爲二種而當其在田未穫者總名爲稻非若黍稷之莖葉皆異而可分二種故粱雖美穀而職方月令不數其名此皆經傳之攷者也筆談云稷爲今之糜齊晉之人讀稷皆祭音爾雅翼云稷又名粢故祭祀之號稷曰明粢粢與稷皆稷音之轉也二說釋稷字甚確惟羅氏以粱爲粟之說則誤而近人三餘偶筆反以爲非是而以稷屬之粱以稷屬之黍不知于黍之外求粱稷而漫欲于黍之一類分之強以黍穗之大者爲粱穗之小者爲稷以黍粒之圓者爲稷楮者爲粱舉粱稷而皆統于黍是黍一穀而兼有三穀之名紛紛謬說不攷之甚矣按玉藻沐稷而饋粱內則云豕宜稷犬宜粱稷粱鑿爲二物而可以稷爲粱乎特以粱爲稻米之美名故凡米之美者亦或借稱之亦如米粟之類皆爲共名耳故粱雖專屬之稻而詩恆之糜芑鄭注于粟之赤白者亦以赤粱白粱釋之當知非粱之定名也內則云飯黍稷稻粱而下又云白黍黃粱蓋黍有赤白黑三種粱亦有赤黑白三種

而此二者尤宜于飯故別言之若以梁爲稷則稷也梁也黃梁也一物而三言之作何解乎且稷色本黃又何別言之乎或謂梁旣不屬之稷安見必屬之稻愚謂此則以經傳多稻梁連舉定之且本諸義疏梁曰陸稻之文非臆說也蓋五穀惟稻麥菽三者南方有之名亦未變所難悉者北方之黍稷耳今攷北土所種麥之外惟有高梁小米二種小米一名稂米亦稱粟子卽古之黍也高粱一名蘆稌卽古之稷也以黍亦有稂名故稷以蘆稌別之以苗之勁直似之也以稷而亦名梁故以高粱別之以苗之高大言之也總之生植之物非若車服器械之與時異宜或古有而今無况農家樹藝之恆民生朝夕是賴又非若茶薺烟草之沿俗而增爲昔無而今有譬之九州之封域縱今昔異名而壤地不變故古之五穀證以今時所種而可得其實以今之所種求古之五穀而自悉其名經注中有錯異者以共各定稱通之紛紛謬說不待辨而明矣

張鹿樵曰余往來南北見田野中五穀皆高不過尺餘獨稷則高幾一丈始知文中以苗之高大言之一句爲精確不磨

亡無字辨

攷亡字說文云逃也玉篇云死也無也廣韻云無也滅也集韻云失也並武方切無字本作𣦵說文云亡也玉篇云不有也並武夫切又按無字說文玉篇卽在亡部此二字形聲皆異截然不混義雖互通而中有區別非若他字之可通借也試一一論之大抵亡字之義主實兼有失意凡物之自有而無與理之當有而無者則用亡字如詩之何有何亡禮之稱家有亡則亂蓋亡論語不如諸夏之亡今也則亡亡而爲有焉能爲亡孟子問有餘亡矣之類皆爲足上之辭對有而言之也無字之

文鈔卷一

三五

義主虛凡物所本無與理之不當有者則用無字如書之無怠無荒詩之無小無大無非無儀禮之聽于無聲視于無形論語之無諂無驕孟子之無禮無義他如無求無欲無若無己之類皆作不有解爲起下之辭非對有而言之也又攷陸氏釋文于書中亡字惟禮記稱家有亡下云皇如字無也一音無論語亡而爲有焉能爲亡句下皆云如字無也餘皆無音又禮記中亡字鄭注孔疏並云無也不云亡通無蓋古者有亡字與死亡存亡在亡字一例皆讀武方切故唐以前亡字祇有無字解而不讀無字音其一音無者存異讀非正音也宋以

下凡亡字作無解者皆直讀爲無字而亡與無之別其義遂滅絕矣試思檀弓有無過禮苟亡矣與論語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皆上下兩句中亡無錯出豈真漫無區別而隨手異文乎此二字之義不明于是笙詩創有聲無辭之說泥古者又謂經典中無字古皆作亡迺變篆爲隸時改之其間存一二者係誤讀爲存亡之亡故其言亦似是而非要不知古人之用二字本不相混也暇時偶釋此義遂書之以與當世善讀書者共證之

孫子瀟曰亡與無字形聲義本自迥別邨學究自讀

文鈔卷一

三

別字耳主實主虛二義抑何精審也

筍字無平音辨

攷筍字玉篇古後切廣韻古厚切集韻韻會舉后切陸氏釋文詩谷風無發我筍音古口反捕魚器爾雅釋器蓐婦之筍謂之留音狗皆讀上聲古收厚字韻今收有字韻惟莊子肱篋篇鉤餌網罟罾筍之知多釋文筍字下音鉤釣鉤也云云今人遂謂筍字有平聲讀當收尤韻者非也愚謂此條音義當有脫誤按筍字陸氏於詩音古口反於爾雅音狗知莊子音義亦必音狗斷無歧出此條鉤釣鉤也是釋鉤餌二字之義音字下必脫一狗字當爲音狗與上餌音如志反罾音會同皆先釋此句之音下云鉤釣鉤也餌魚餌也廣雅云罾謂之罔罾魚網也爾雅寡婦之筍謂之罾四句是重起釋此句之義先音後義非倒置也觀下文羅落罾罔亦先釋罾字云本又作學音浮下方釋爾疋云鳥罾謂之羅兔罾謂之罾罾謂之學云云其例甚明或古書傳寫訛狗爲鉤後人不知衍去一鉤字遂成今本之駭文耳今證以陸氏他經之音切釋本篇解經之體例合之玉篇廣韻集韻韻會諸書之不收平音則莊子音義之脫誤無疑殊不可爲典據矣

三十六字母辨

世傳三十六字母爲唐釋守溫撰宋司馬溫公切韻指掌圖鄭夾深七音畧金韓道昭五音集韻元劉士鑑切韻指南皆宗之惟皇極經世書有五十音以合大衍之數此自爲一家言非韻書也字母之有增減者自韻會始韻會亦三十六母而併照穿床于知徹澄以知徹審澄孃禪爲次商音而于疑母下增魚字于影母下增么字于匣母下增合字此乃韻會之三十六母而非古傳之字母也餘如韻畧易通通雅有減母爲三十或二十者矣如等切元聲類音有增母爲五十或四十二者矣此皆囿于方音惑于異說拘一己蹇吃不靈之舌疑天下之人皆無此音溺一方侏儻啾啾之音妄謂天下之人當共有此聲各逞其私紛紛增改俾學者靡所適從無怪切韻之幾成絕學也夫人聲本于天籟準陰陽清濁之例推之可得五十音經世之說自有至理然求其有音有字者在中土之人此三十六字母實已括其全奚必虛立無字之母而強以濁母上聲不正之字音填之此增母之謬也三十六母舌唇齒三音居二十六今乃并知徹澄于照穿床并泥于孃并非于敷并奉于微刪去六母則存三十母矣又甚者并去羣定並從床邪

禪影匣喻十母則共存二十母矣舌齒不分牙喉莫辨
齒芥滅裂將清濁輕重之次第而盡紊之此刪母之爲
尤謬也請一一論之夫知徹澄孃四母爲舌之次音猶
照穿床審禪五母爲齒之次音也所以混爲一音者由
呼之不正其音不從舌出遂混入齒音而遂謂舌無次
音可乎按知徹澄三母音必令舌端放空不著齟齬而
以舌之中面黏上齟用力呼之其聲卽得與照穿床三
母音之空舌齊齒于齒縫中出聲者迥別又知徹澄三
母音出口時張脣而聲扁大照穿床三母音出口時撮
脣而聲扁細卽以吳郡言之郡人多照穿床音而不辨
知徹澄吾邑又多知徹澄音而不辨照穿床合兩地之
音卽知照兩類之音皆備矣又如知締與止齒知徹照
穿之分也郡人呼止齒二字音甚正吾邑則皆讀齒頭
音與姊此無別又如張與章知照之分也郡人混知于
照張章同音不分則云立早弓長以別之吾邑則有讀
章如臧亦爲正齒混入齒頭此又可卽方音之不正者
見照穿之自爲齒音而不同于知徹吾音之明證也至
泥孃二母尤難辨江慎修云泥母舌頭微擊齟齟之末
孃母舌腹黏齟齟之中齒齟上有楞處 趙凡夫云唱泥母舌動而
聲在舌端唱孃母舌靜而聲在喉鼻辨泥孃二母最精

確入細愚申之日唱知徹四母皆用舌腹偏起著齶舌
卽舌之中而用力呼之而孃母尤重忍收其聲入喉鼻間出
如豬攄除知縮馳尼必使禰尼二字與上三字連唱
聲韻一串相諧不混入疑泥來三母則孃母之音正矣
其非敷奉微四母今人只呼二音如非微二字呼近第
一第四母音餘夫無方亡風逢分文皆近第二第三敷
奉兩母音須知非與敷奉與微之別全在唇縫開合呼
吸粗細間辨之呼非母唇口合而微努然後微開唇縫
出之聲扁而薄音輕而揚而非母音正矣呼敷母開唇
縫呼之聲圓而少大則敷母音正矣呼微母唇口畧偏

文鈔卷一

將上奉母音少斂細而收之則微母音正矣非敷之不
爲一音猶幫滂之不爲一音也非發而敷送也奉微之
不爲一音猶並明之不爲一音也奉縱而微收也今試
以四聲轉入之法明之如非霏肥微轉入則爲弗拂佛
物也今人讀非霏皆如輕唇第一母音而讀弗拂又皆
如輕唇第二母音試將非字用四聲法調之覺有非字
入聲清而扁者不可讀如拂而弗字非母音出矣又試
以拂字轉平聲呼之覺有較非字音少濁而圓者不可
讀如非而霏字敷母音得矣學者能如此體會便知非
敷二母有截然不可混者而奉微之分更不辨而明矣

匣喻易混淺深喉之分也匣爲淺喉聲出喉外而洪亮
喻爲深喉聲在喉中而細啞禪日亦易混者也禪音合
齒聲細濁而呼重日音微開齒聲粗濁而呼浮至疑喻
泥來之混北人爲多南音尙正江氏音學辨微言之已
詳茲不具論

文鈔卷一

十一

支塘爲南沙廢城辨

支塘城距縣四十五里顧景范方輿紀要云其地卽南沙廢城元季張士誠因故址築王侍御峻蘇州府志云南沙廢縣在縣西北境宋書州郡志云本吳縣司鹽都尉署吳時名沙中晉初割隸暨陽後置縣屬晉陵郡琴川志云今縣北南沙鄉是也按南沙地與江陰接壤故海虞屬吳郡而南沙則屬晉陵其說至爲明晰而或者又據晉書咸和五年石勒將劉徵寇南沙殺都尉許儒進入海虞明年勒將韓雍寇南沙及海虞皆由東南海道人西北以南沙濱海故也若謂南沙在縣西北則必

文鈔卷一

三

先犯靖江江陰而後至南沙而當時無聞以證南沙之當在支塘其說更似是而非愚謂引海道入寇以證南沙之必在東南者特以白茆許浦與支塘相近耳不知海虞與南沙自昔皆濱海之區沿江諸浦皆可由海道而入南沙鄉在縣之西北正當今福山港奚浦黃泗浦之衝其地豈不可以入寇而謂其必由許浦白茆而入乎琴川志所云南沙卽今之南沙鄉其說自不可易矣南沙廢城今無可攷大約與慶安福山兩鎮相近六朝遺蹟海內存者有幾况沿海沙積之壤朝坍夕漲其湮沒更無論已而顧宗人鎮支溪小志本方輿紀要之說

謂張士誠于支塘祇有移城而無築城之事則更爲臆說周廣文昂辨之云南沙城在唐時已爲廢壤豈有歷七八百年之久磚甃依然待後人移建之理此論頗快愚申之云此特附會明張采崇禎州志有太倉城元張士誠將蟻運支塘城所築之文少變其說以爲太倉城直徙自南沙故城而支塘之爲南沙益明則近理而彌亂真矣及張寅嘉靖太倉州志云太倉城元至正十七年張士誠遣將高智廣來守始築城以備寇紀載最先並未云移自支塘不知後志何據而忽增移城之說且支塘城之築當在廿四年開浚白茆之時則太倉之役灼然在支塘之先而顛倒若此其謬不待辨而明况士誠旣據全吳卽重有建置其財力豈復有所吝而必屑屑爲此旣成旋毀之舉揆之事理亦所必無推後志之謬始惑于常熟志舊有宏治間移支塘城改築之說而欲遷就其事以彌縫之耳不知邑志移城之事本出傳訛也

按邑志桑修于宏治丙辰鄧修于嘉靖己亥置州事兩公皆親所見知而移城之說二志皆未書可證其必無攷其說始著于龔志龔書素稱精核而于此事則未免失攷也自記

校書說一

客有問于余曰子之校書以不改爲主如此又曷取于校乎余應之曰是乃所謂校書也古人校書祇于一書有諸本者攷其同異別其音義定成善本未有采摭他書之文以竄改者漢人解經首推康成其注禮記如書之允命尹吉言乃讎周田觀文王之德詩之以畜寡人我今不閱履無咎言有楷德行第云某字書詩作某仍卽本文詮解未嘗輕易一字也又如史記漢書凡引詩書其文多與今書不合而裴駙司馬貞如淳師古諸家之注皆悉仍本文釋之由此言之書之不容輕改明矣

客曰御覽出自後代類書非經史比且其舛錯謬誤多不可卒讀校而不改可乎余曰御覽雖非經史猶宋初古籍校書之體不可易也惟應据諸本異同攷其得失擇善而從倘諸本皆同而其義絕不可通者迺證於所引之本書本書旣佚不得已迺證之唐代類書及子史各注其實有形聲脫誤之迹屬後人傳抄之誤者乃可改之否則明知其誤無益闕疑蓋不當改者固不可改卽不可不改者必慎之又慎如是則改者自少以云不改不亦可乎客又曰古書取其津逮後學如子之說仍繆襲訛則何貴于校刊且今所傳經史與近代類書皆

海內通行之本學者所依据而必執御覽之殘文斷簡
爲是何子之膠固已甚乎余應之曰御覽之書成非一
手其中體例之雜采錄之外誠所不免在今日貴重之
者特取其唐以前既佚之書幸存一二可資攷據其所
引經史百家與今書不合者大約非今古傳本之不同
卽出自編纂諸臣之增損其是者固足廣好古之見聞
其非者可存而不論至既佚之書又何從而臆斷之與
其信轉相販鬻之類書不若信御覽爲得矣使必一一
求其文從字順吾恐非者未必去而是者或轉爲非自
是御覽之書與村塾兔園冊無異攷古者奚從藉以爲
攷據之資哉近人有云誤于不校者可以校治之誤于
校者其弊將不可治真名論也况今日校刊其書非重
修其書不害傳疑海內人士欲讀御覽者俱苦于無書
不苦其謬誤安見少邢子才其人而慮其難讀乎倘見
其與通行諸書異從而嗤點之者其人必不肯讀御覽
者也亦必不能讀經史諸書者也子可無慮此問者唯
唯而退

吳瑣儒曰各論快論具此學識方可校書

校書說二

客既退同學張子問曰先生之說證之漢人解經之法固有合矣信好如朱子於大學則定章句矣於孝經則有刊誤矣或重定篇次或刪易字句至今遵行豈朱子亦可非乎余曰朱子之刪定豈後人改書之比如大學傳首三四章下皆注云舊本在某句下孝經經一章下注云舊分爲幾章衍去引詩引書者幾凡所更定必詳注舊本云云則雖改而本書之舊仍存卽謂之未改可也且子以爲改書起于朱子余則以爲校書而不改書者莫善于朱子不獨解經然也觀陰符參同攷異則兼解文義也韓文攷異則正其字句也皆博采諸本詳列句下以朱子之學識何難折衷一是而猶作傳疑未敢專斷者誠慎之至也且校之與改義亦迥別凡同一書而据甲本以改乙本者謂之校校一書而據他書以改者謂之改若憑臆竄亂而并滅其迹者則改而妄矣妄改之病唐宋以前謹守師法未聞有此其端肇自明人而盛于啓禎之代凡漢魏叢書以及稗海說海秘笈中諸書皆割裂分并句刪字易無一完善古書面目全失此載籍之一大厄也

國朝文教蔚興名儒輩出皆知講求實學宋元古籍寶

護惟謹近抱經經訓兩家校刊諸書皆解善本實一洗
明代庸妄之習然多據他書以攷訂一是未合唐宋以
前先儒諱守之法所善者在注存舊本不沒其真猶循
朱子攷異之例俾學者得以攷其得失則是寓攷于校
而非專一于攷也若第法盧畢兩家據他書攷訂之意
而去其注存舊本之例則又專主于攷而全失校書之
法其與明代習公諸人相去幾何哉夫今人之學識遠
不逮古人重以八百餘年之古籍所載又多漢魏六朝
遺文艱深隱奧讀之者方且目瞪舌撝茫無涯涘卽闕
其所不知亦誰得而訾議之耶欲挾三家村學究嗤點
童子舉業伎倆強作解事屑屑求通以自居于攷訂多
見其不知量也

吳頊儒曰識見旣高而筆足以達之二文可備天祿
石渠之用

吳心葵曰具此卓識迺可證崇山之墜簡綴汾河之
委策

第六絃溪文鈔卷二

常熟黃廷鑑琴六著

鮑廷爵叔衡校刊

席子侃說文校勘記序

古小學之書亡矣今學者得賴以少窺六書之旨者惟許氏說文解字僅存而已迺歷魏晉至今時千六百餘年惟唐繙雲李氏南唐二徐氏曾加刊定終未有一人爲是書作疏解者蓋古書之湮晦未有若說文之甚者也我朝文治昌明各儒蔚起吾吳紅豆惠氏始以說文提唱後學謂不第形聲點畫足攷制字之原其所訓詁實佐毛鄭諸家之所未備其所徵引又皆魏晉以前真古文一句一義在今日皆爲瓊寶故于此書丹黃校勘旁記側注一生不輟世所傳惠校說文本前此未有也吾友席君子侃窮經嗜古得惠氏書讀而善之惜其隨手札記未有成書欲推廣其義例作說文疏證先辨形聲字母之體次別古省通借之義其中訓義及所徵引皆根据漢人經注及馬班二史周秦諸子更參玉篇廣韻諸書疏通證明之正自來傳寫之訛糾二徐附會之說如瓊字重文璇据玉篇定爲璇之省然字重文難据漢書當作蕪草難二字乃蕪之訛竟卽境易卽場乃古文而非從土省娶爲取儻爲賓皆省母而非古文蕪

應作槩滙應作溫明一字兩母之非他如草爲象斗引祭統草艾則墨之文爲經典中以草爲皂之證讎仇之別引春秋傳憂必讎焉讎必保焉句證杜氏竄改未盡之迹茲茲滋三字聲同而形義各別不容假借經傳中文多相混皆當据說文以正定之此類皆發前人所未發其所獨到如貯訓塵稷通戾卽惠氏之說亦有不盡從者序例所云庶幾此書明而六經之真古文藉以明其萬一者君之志也惜草創未就中年殂謝會其從舅若雲張君有叢書之刻訪其遺稿卽在所校說文中蠅書密注散布上下旁行夢如亂絲屬予勘閱商訂余細

文鈔卷二

二

加尋釋逐條繕錄斷缺者連屬之繁蕪者芟薙之所詮解審其文義先將說文本文條舉于前次列疏解于下閱半載粗有條貫復屬婁東椒卿張君續加訂定乃克付梓假令天假之年其成書當益臻完善然君一生之心力瘁于此編者猶得藉以傳其梗概焉此固由涓陽之篤于誼亦必君之精爽有以默啓之俾假手于我兩人以終君未竟之業此書一出不第君之幸亦讀是書者之幸也刻既若雲屬誌其顛末遂書之以爲序

孫子滿曰子侃之作固足以輔翼定宇爲叔重之功臣不得三君子爲之細加商訂迄無成書也讀竟爲

作者悲抑爲作者幸已至文品之雅潔無意于法而
自神明于法非真讀書人不能

文鈔卷二

三



自願即于其非真讀書人亦能
自神明于法非真讀書人不能

金文最序

物必有萃聚而後可久莫爲之後雖盛不傳也漢魏以來諸家別集既亡惟詔令奏議畧見于史傳其餘文詞類多湮滅賴有文選一書爲之會萃而秦漢以至蕭梁之代文人學士鴻篇偉製猶得傳其一二此蕭氏之始功爲甚鉅也嗣後英華文粹文鑑文類諸書踵其遺規皆能會萃一朝之文章而傳之其功亦匪淺矣金源有中國代歷十紀大定明昌之間人文蔚起制作炳然而元明來未有裒集其文者不第完顏氏一朝著述無以繼宋開元且使中州人文中絕百有餘年誠藝林中一

文鈔卷二

四

缺事也及門張子月霄慨焉矢志爲之網羅放佚掇拾遺殘自淳南浴水遺山數專集外凡史書傳記山經地志暨南宋元初諸名家文集金石之記斷蝕之刻下逮醫方譜錄雜家小說旁及二氏之藏外國之書苟有殘篇賸簡無不廣搜博采多金購訪自癸酉迄壬午積十年之勤稿凡三易勒成金文最一百卷其用心可謂專且盡矣猶憶己卯夏偕訪知不足齋鮑氏借讀圖書集成賜書館于烏鎮之南宮道院日分閱數百鉅冊時新暑乍來揮汗成雨迨暮余倦而息矣月霄則燃燭煌煌蚊虻四集滿再不輟每得金人文一篇輒狂喜叫

絕其嗜好之癖有如此不居鍵戶未嘗出門一聞有未見書卽欣然命駕先是春間入山住清涼寺讀釋藏數日自雲溪歸又借何君夢華往金陵讀朝天宮道藏炎蒸暑暘往返經月不恤也方纂輯之始議論繁興大抵謂金之立國宋元人旣與爲讐明又視同秦越其文一任其散佚絕不收拾當時如蔡氏珪王氏庭筠党氏懷英皆一代作手其集皆已亡滅無存卽有一二遺文何從綴輯生六七百年後前無所承後無所藉茫無涯涘而欲以一人之心力鄉邑之見聞旁蒐而遠討之不亦難哉迺歲末逾紀成此巨編知天壤間艱鉅之任不朽

文鈔卷二

五

之業皆非所難爲古人有志竟成之說觀于君益信昔郭元鈺哀集金詩人嘉其補一朝之闕然尙有中州河汾諸老二集爲之藍本此書則創所未有事雖同功其勤過于郭氏遠矣允堪追姚氏呂氏蘇氏三家軌轍而與之並傳無疑也余老矣樂觀其成故爲之序

張椒卿曰信筆直書天然去瑣飾而工于營篇修詞者固莫之逮蓋意真者屏連牋詞達者黜神禪也

愛日精廬藏書志序

吾邑自明五川楊氏以藏書聞于時厥後秦酉巖趙清常輩繼起皆以購訪古籍爲事至絳雲而集其成其儲藏之富讐勘之精稱雄海內迨劫燒之後尙有汲古毛氏述古錢氏兩家鼎峙羽翼之者有葉石君馮已蒼陸勅先諸君子互相搜訪有亡通假故當時數儲藏家者莫不以海虞爲稱首迨兩家陵替諸書散佚吾邑藏書之風浸微然亦未嘗絕也以余所聞如玉照席氏慶曾孫氏虞巖魚氏皆斤斤以雪抄露校衍其一脈惟多留心于說部小集以一二零編自喜而于經史之大者轉畧焉今得月霄張子而曩日之風復振駸乎軼兩家而上之矣月霄少孤嗜學甫成童時其季父照曠主人刊太平御覽諸書卽與校讐少長益耽紉素十年來小大彙收今古並蓄而以宋元以上人撰述有裨經史者爲之主聞有古刻舊抄不惜多金購訪或繕抄秘閣或假錄相知彙前後所得合之先人舊藏已有八萬餘卷可謂盛矣又念唐宋元明四朝文章皆有總集惟金源氏有中國百十餘年大定明昌之間制作之家乘時蔚起自元明以來未有裒集其文者遂矢志網羅散佚以補一朝之闕故于金元兩代遺集更加意搜訪中如王

朋壽之類林孔元措之祖庭廣記蔡松年之明秀集註
與吳宏道之中州啓劄皆當世絕無僅有之書尤藝林
所欲爭先快覩者非好信之誠不能至是今夏曝書之
暇取凡宋元舊刻暨新舊抄帙罕見之本凡三百八十
種計一萬二千卷一切卮言小說不與其數度架別閣
寫爲藏書志四卷其傳本久絕佚而復出者仿公武直
齋之例畧爲解題意在存佚繼絕初不欲示人也余笑
謂之曰自來諸家書目每自私其有惟恐人知如讀書
敏求記至眩篋而得傳爲佳話君之此編曷不公之於
人俾當世讀書好古之士相與錄副流傳一破文人結
習孰與抱殘守闕徒秘諸篋中之爲得耶月霄歛然因
力縱史之時方排印續通鑑長編遂輟其暇從事焉工
竣爲弁數語于首云嘉慶庚辰六月初伏日

文鈔卷二

廣釋名序

古小學之書說文爾疋方言外惟劉氏釋名僅存其書雅俗兼通義數並舉與爾疋方言最相似顧爾疋義主釋經方言旨在通俗釋名義例則在二者之間又以爾疋倉頡三倉凡將滂喜諸字書多存無取繁稱其所詳畧自敘所稱論敘指歸者義自有在迨今諸書皆亡加之傳寫訛脫未免轉嫌闕畧矣及門張子月霄嗜學好古于小學中尤善釋名謂古人制字象形指事外諧聲爲多故字從聲肇義以聲生凡字體不根於聲者僞體也字義不本于聲者假義也漢人具有師傳故毛鄭諸儒箋訓多主諧聲讀釋名一書斯義尤著因于治經之暇博覽羣籍自諸經注疏及諸子緯候一句一義有與釋名相類者倣其例廣之得書二卷問序于余余觀其書比類相從雜而不越又采緝斷自漢代體例亦極謹嚴始有合于劉氏所云凡有未備智者以類求之之意且俾古音古義之難通者或有所攷焉其出於世之餽釘剽拾之學遠矣是爲序

徐氏方案序

昔明季吾虞有繆仲淳氏博雅能文豪爽凋儻好交游
名重海內不業於鑿而精於鑿活人甚神所著先醒齋
筆記本草經疏多發前人所未發今岐黃家奉爲圭臬
自是以來邑人罕以儒雅名醫者今得吾友竹村而有
嗣音矣君爲人少擅逸情樂志養親慕長生術恆有出
塵之想談元講道寄情吟咏其意趣直追宏景思邈之
流從其舅氏湯翁象九學翁工詩善醫隱居海濱時罕
知者君得其指授有出藍之美蓋不啻韓康之舅甥也
余舊家城東與君居近君長余十年以上余初學音韻

文鈔卷二

九

偶出相質君輒爲點定瑕疵遂時相過從雨窗茶榻分
韻拈題一字未安推敲不置閒論唐宋源流及鍊字鍊
句之法謂古人一詩中要有我在皆快所欲聞其爲詩
尙性靈宗法晚唐而出入於石湖放翁間記其雜興云
招游山水忙猶去話到吟詩便欲狂除夜云母景桑榆
欣得健兒情梨栗顧猶癡其尙志敦行可想見已君後
醫名日噪四方招延吟事遂廢余亦移居北郭蹤跡少
疎後十年君沒余往哭之時母夫人年八十尙在堂入
唁哭曰天乎胡不使老人代也嗚咽不能語此景如昨
忽忽三十年而余亦殘生黯然矣今春吳君蓉卿手持

巨冊踵門曰此外舅徐氏方案也行付剗願乞一言
序之余亟取讀之見其書精研脈理洞悉病機與葉氏
指南鑿案伯仲而詳備過之倖見不脛而走爲鑿林臨
證寶筏洵堪於繆氏書後別樹一幟又惜君之學行爲
鑿掄不獲如仲淳之借獨行傳也君名洙字杏春竹邨
其自號也蓉卿名亮寅今比部蕙卿之弟亦以醫名

文鈔卷二

吾而齋詩存序

書曰詩言志志者詩之本也孔子曰思無邪無邪者詩之情也得其旨卽率其真詩也失其旨雖工於詞非詩也唐宋以來諸名家胥是道也今之人舉所謂本與情而違之相與競勝於聲調對偶之間其去夫古之言詩者遠矣鹿樵先生早膺鄉薦回翔鳳閣外擢監司簡畀方隆以太夫人春秋高旋乞歸構園亭奉板輿盡心色養忽膺末疾期年乃瘳太夫人尋棄養遂杜門養疴不復出山君胸懷經濟雅不欲以詩名而言情賦物自在流出無剽擬之習題其集曰吾而齋存稿有旨哉夫世之如青儻白揣聲摹格者徒知襲他人之形貌而轉汨自有之性靈倚傍門戶高自位置是自失其面也昔人論詩云凡詩中須有人在非卽吾面之謂乎蓋必使後世因其詩以知其人兼論其世而詩乃不爲徒作故李杜元白軌轍不同而各成大家亦惟各有其面在爾君詩隨在寄興長篇短句無不有人在而於時事感觸友朋離合家庭觴咏之際其肫然之情藹然之意溢於字句之表是深有得於言志無邪之旨而存己之真面者也今春君將梓其集先白敘其名集之義復命余序之自揣鄙陋何敢言序第卽吾面二字證諸昔之所聞

洵爲言詩未有之妙諦而三復君詩君之性情學問不啻如親晤對矣謹序道光丙申六月

文鈔卷二



新加坡郵政總局代印

新加坡大馬路文叢館代印

春巖陳君五十壽序

余與春巖陳君之定交也始於嘉慶戊午是秋與君及其伯兄寄亭同試金陵寓甚隘連巷共舍者匝月歸途月下登燕子磯過錫山酌第二泉爾時余年卅七君少余二歲寄亭長余二歲三人皆齒相若氣方盛情意相洽也迨後余困于家累屏舉子業君昆仲淖厲攻苦亦連不得志于有司忽忽十有五六年而君年亦五十矣君之學博覽好古見有舊稟祕抄喜手自寫錄故藏書多異本尤留心於前人小集之亡佚者廣搜博訪與余嗜好相近故往來較密君居南郊余居北城相距三里餘君來余不能具脫粟余至君家輒具饌食嫂汝南夫人有賢德每客至調羹潔膳咄嗟立辦閨門之內省案相莊有梁孟之風焉君蚤歲卽繪邨居圖題詩以見志邑中相知者咸屬和之齋中楹帖榜其先訓臨財若冰淵守貧如鐵石二語鄉先達吳太史君中表至親也方以詩文提唱後進士之經其品藻者皆得獵聲譽以游于時君子歲時慶問外絕不通謁其淡泊耿介之操類如此方今海內久安然東南河患未弭今秋竟豫間潢池竊發亦志士攘臂功名之會乃上之不能獻策 明廷爲 國家贊利導安瀾之治下之又不得乘一障以

効執爰則昌黎有云畊于寬閒之野釣于寂寞之鄉其所託以不朽者固自有在君其勉乎哉仲冬之初吉爲君初度之辰乞余一言爲序余不文遂書之以爲君壽并示寄亭以爲何如也

張椒卿曰安雅修整有不盡之致

文鈔卷二



虞鄉續記虞文續錄自序

道光初元郡士大夫創修府志司事者採訪邑中故實
吾友屈君侃甫擬續修邑志以備府志采擇爰與一二
同志籌經費聘纂修告諸當事開局有日矣會有撓之
者事中輟先是侃甫屬余搜討宋元來遺佚事蹟緝閱
舊籍頗有所獲不忍棄之十年來復廣羅放失積之成
帙畧加詮次以事文釐爲二編鄉先輩前有虞鄉雜記
古虞文錄二書因名曰虞鄉續記虞文續錄聊以備遺
志資談助非敢附著述也時同里陳明經子準採嘗作
琴川志補注兼輯虞邑遺文書未成而歿遺稿未顯第
陳書專爲志作注斷以三代多所持擇或失之簡僕書
則無所比附零星摭拾下逮明初益濫無遺體例迥殊
不相襲也倘異日重修邑乘或有一二可取亦藉以無
虛屈君之意云遂識其緣起于首道光庚寅二月初吉

亭帚山莊四友記

亭帚山莊者屈君侃甫之所居也余于弱冠時得交侃甫時余外舅謁林先生館君家侃甫居南郭余居城北相距三里許談文講道月恆再三過迨嘉慶元二之交君開文社于高邱村莊招集邑中知名士極一時觴詠之樂余又與焉嗣後君赴京兆試留滯都中契闊者數載戊辰之歲余遭幽憂之疾杜門養疴君適南還卜遷北麓之十五松山房去余居不數十武更得晨夕過從卽今山莊是也君喜結納性豪邁而通脫梅邨句云不好詣人貪客過君實似之以故不出門庭而座客常滿

文鈔卷二

十五

惟時心契而莫逆者余之外一爲程醒雨

定謨

一爲吳

心葵

景恩

一爲張椒卿

鐸

侃甫因目之爲山莊四友此

四友者暇則輒至至則劇談食至不讓不謝兩窗晴榻日得一二人時則四友不期畢集連朝永夕計一月中恆數遇焉侃甫剛明議論今古洞機宜決成敗事後多中儕輩無與抗者醒雨深沈饒機智發言持論時得其要領雖以侃甫之剛嘗降心焉心葵警敏好論辨善馳騁反覆座間恆斷斷不相下椒卿善飲臨事舒緩其言不激不隨而丰標自雋余素木訥不喜辨論而胸有涇渭聆諸君之言而心會之惟以真意周旋而已故一堂

之上或撫掌狂叫或支頤偃臥靜躁不同而兩無所忤
四友之性情無一不同于侃甫而四友亦各有其性情而
不強合至于好讀書敦古道嫉猥瑣齷齪之士則侃甫
與四人又無不同焉比侃甫再遊京師歸山莊益多俊
偉奇傑之客而四人者終無積薪之嫌念當年余與侃
甫交最先年差長方踰彊仕醒雨次之張吳最少意氣
之盛方謂此景可以常得乃荏苒星霜余早衰頹侃甫
亦童而豁矣最少者亦年將五十近歲醒雨司鐸廬江
椒卿客授雲溪惟余與心葵浮沈鄉里今者山光樹影
庭隴依然而游從之盛無復曩時更數年後縱使四人

文鈔卷二

十六

相逢無恙握手山齋而酒闌燭灺白髮蕭疎豪興猶存
顧影非昔其于盛衰之感又當何如也故爲之記其事
侃甫諸君見之倘亦有惻然于懷者乎

張椒卿曰以合傳法爲記敘體三十餘年之聚散離
合宛然在目而于諸友之面目襟懷直如傳神阿堵
得史之潔柳之雋後一段尤近六一風神

藏書二友記

物莫壽于金石而三代以下咸陽之鐘澤山之碑熹平之石尙皆泐滅無存况載籍著于竹帛蠹敗尤易自漢以迄隋唐史志所載藝文存者僅百之一二說者謂由于繕寫之艱而傳本之少理固然也自宋代以來雕版浸多雖大部巨編皆可坊市購買朝求夕得且摹印之易而速其多又百倍于繕錄宜其傳于今者不少乃歷元明至今才六百餘年而兩宋剞劂已與秦漢之金石同珍豈好而藏之者鮮歟抑何傳之難而散亡之易也國初以來大江南北藏書者踵起而吾虞之錢氏毛氏實爲稱首然皆不再傳而失之他如崑山徐氏泰輿季氏維揚馬氏淡生之祁小山之趙皆隨聚隨散惟浙之四明范氏自明至今三百餘年尙世守不替而邑中自兩家後亦寂無嗣響者週知不第藏之難而守之正非易也方今文教浸昌海內嚮風爭購宋元舊刻及四庫已佚之書而吾邑繼起者又得兩人焉一曰陳子準一曰張月霄二人家世儒學舊有藏書至兩君而更擴大之月霄之藏幸後于陳君十年不數載而富與之埒儲藏之名今遂並甲于吳中四方之名士書林之賈客挾祕冊訪異書望兩家之門而投止者絡繹于虞山

之麓尙湖之濱嘻盛矣張居西關陳居稍南相去不半里皆面城臨水暇輒過從各出所獲賞奇辨疑有無通假相善也兩君志趣同而各有所主張則鍾于經籍而兼愛宋元人集陳則專于史志而旁嗜說部其大較以網羅散佚存亡繼絕爲宗旨其于書也張則樂與人共而叩必應陳則一室靜研慎于乞假余於張爲及門陳則世講也故兩家之書皆得借讀余嘗謂月霄古書固不容吝弟得之太易則人不知珍惜昔人以鬻書與借人並稱不孝良有以也君宜師子準之慎而陳君亦宜少濟以君之通迺爲得之兩家所藏不下十餘萬卷去

文鈔卷二

十九

其世有傳本與秘而無關學問者彙宋元舊刻及新舊抄遴其精妙尙可得一二萬卷其中多吾邑錢毛兩家舊物淪落他方百餘年而復歸故上其事始非偶然兩君年方逾壯假之以歲月要之以不息他年稽瑞之樓愛日之廬常有突過于絳雲汲古者并以四明范氏爲視焉余老矣爲作此記以徵其說之然否

張椒卿曰牛宏敘八代儲書之盛袁史氏以爲五厄之說昔人所不能道此記備舉海虞弄藏之顛末而于國初他郡藏書興廢亦復臚列無遺陳張兩家嗜古之精勤網羅之指趣詳雋亦極允當

讀知不足齋賜書圖記
烏鎮之有知不足齋藏書也

宸章特賜褒題其儲藏之富甲于江浙而尤爲希世之
籍人不得見者

圖書集成賜書在焉是書自

廣內尊藏外乾隆朝海內蒙賜者四家而鮑氏居首
生末學願讀者每恨生不同里望之如在天上月霄張
子輯金源文有年雖廣搜金石之遺旁探道釋之藏終
以未讀鮑氏

賜書爲恨婁東張明經椒卿余之契交而月霄之師也

文鈔卷二

十九

客授湖州郡署與淥飲先生之令嗣志祖君善爲之介
紹許假館烏鎮次第借讀月霄欣然遂于己卯閏月買
舟招余同往值主人有事吳門未歸屬小阮聽香秀才
爲之主居停于鎮之南宮道院日自齋中載五六百冊
分編披讀時當初暑揮汗如雨日暮蚊蟲四集燒燭繼
晷目爲之昏不恤也凡六日而畢其齋去鎮四五里于
將行之日造焉邨落幾家淥水環門青山入牖桑麻竹
樹彌望一色眞讀書畊隱之所也慨淥飲旣亡詢及視
抄異錄已多散失而

賜書歸存爲海內書城鉅觀故今數藏書家者終推知

不足齋爲第一是役也月霄得金文廿篇復自湖至杭
泛西湖拜岳墓歷淨慈昭慶而歸計往返未二十日讀
秘府之書覽武林之勝可謂極生平之壯觀矣今夏四
月金文百卷寫竣行付劄劄月霄緬想勝遊乞同里芑
香胡君繪讀知不足齋 賜書圖以誌不忘以余爲借
讀之人乞記其顛末余念昔吾鄉馮已蒼昆仲聞寒山
趙氏藏有宋槧本玉臺新咏未肯假人嘗于冬月挈其
友艤舟支硎山下于朔風飛雪中挾紙筆袖炊餅數枚
入山逕造其廬迺許出書傳錄墮指呵凍窮四晝夕之
力抄副本以歸旁人笑爲癡絕不顧也時傳爲佳話今
月霄嗜書之癖不亞二馮君而聽香之賢又過于趙氏
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月霄青年嗜學其志行直欲力
追古人奚藉斯圖以傳而余則竊以掛名圖中爲幸故
不辭而爲之記道光乙酉端午前三日

游西山鵝鴿峯記

鵝鴿峯爲西山第一峯磴危境僻人跡罕至余知其名而未識其處今春竹溪徐翁來詢之翁曰吾熟游也初夏將借榻清涼可借往焉及期翁以書招遂借二三好事者往赴其約寺之主僧吼鯨好客意頗殷飯訖翁爲言先游白雲洞從寺右百餘步上小徑南行一里將至頂轉東卽得洞容數十人陡起石壁左右迴抱如環洞外有澗可汲洞之兩口有隘徑各數十步疑是昔人避世之所反寺少憩鼓興復遊鵝鴿峯迺過中峯從白龍巖左徑踰烏目澗澗有石梁梁之中條已斷循澗而南旁有巨石高丈餘上有罅懸瀑如布卽所謂水簾洞也再上有石牆環如城廣容數畝俗名章家墳山之西頂墩阜星列其中之最高而大者曰禡旗墩爲淮張時演武處其上豎旗石存焉登其巔風濤入耳如駿馬奔馳煙雲撩亂不能仰視迎風而下若墮若仆墩左有徑從石罅中僂僕而下巉巖壁立怪石排空山勢稍夷復起一罅亂石縱橫上銳下廣高下相接翁笑謂曰此所謂鵝峯者是也峯凡有三疊自下遙望峯頭之石皆作鵝形其妙處在遠觀也旣夕陽西下迺循山巔一徑迤邐而返向之懸梁斷澗不覺繞出其上趨龍殿之右矣噫是

峯之奇峭居一山之勝乃反不若堆阜拳石日邀人顧
盼蓋以貴游公子不肯身履危徑躑躅空山而樵夫牧
豎又日習而不知峯之所以經歲間如也今予輩攀崖
踰谷登探幽險得窮勝槩于煙雲杳靄之間山靈有知
或尚笑其來之遲乎爲嗟惋久之是夕相與共宿山房
明晨翁菊以繪事留予與同遊者先歸同游者周子山
甫季子坤伯暨翁之高弟蔣生二雲皆博雅能詩有濟
勝具云

文鈔卷二

鄉耆社集圖記

歲在道光丁酉四月之二日羣老十有三人集于西郊湖濱之畫舫仿古社飲也是日湖田邨民歲例有社設龍舟之戲士女雜沓棹槳鱗比爲邑中勝日由來舊矣

主人先期箋訂維舟西關水次清晨先後咸集維時輕陰微雨氣復清和湖光山色霽靄如畫喧呶歌舞之場轉饒清曠之致座中齒最高者俞封翁穆堂廷楷言太

守皋雲朝標年皆八十以上俞八十六言八十三次爲上舍龐鈞

巖非熊楊訥庵景聖年皆近八龐七十九楊七十八次爲宗二尹

枚崖德懋龐封翁叶鳳德輝王觀察藝齋家相胡廣文

文鈔卷二

翠岑靜之暨廷鑑五人壬午同甲年七六次爲李二尹春

海仁榮陸茂才蘭舟經蔣大令伯生因培年皆七十以

上李七十四陸七十二蔣七十未及七十者宗茂才補齋德潤六十九二

龐二宗並伯仲咸與斯會十三人共年九百九十一歲

午暇放舟湖濱開筵列坐嘉肴新品雜陳皋雲藝齋翠

岑伯生素善飲賈勇拇戰觥籌交錯餘則清談話舊或

扣舷而歌或倚窗而傲坐起毋拘靜躁各適致足樂也

薄暮鄰舫漸稀命榜人回棹遙見龍舟四五從烟波中

鼓蕩而來復停橈凭眺踰時迺散念斯會也羣老幸際

昇平又生同鄉里雖出處不同悉是釣游舊侶今鬚鬢

雖改形神猶健矧復車笠忘形襟懷同契邈時擇勝借
與觴咏于明湖綠野之間香山洛社未敢竊擬亦可備
吾邑一時之嘉話焉主人既圖形爲長卷屬余爲文記
其事如右斯會倡之者王觀察主之者龐封翁繪圖者
胡廣文從子芑香駿聲名圖者俞封翁從子教授見嵐
掉也是歲六月既望同社拙經叟黃廷鑑記

季菘耘曰敘次雅潔似南宋人小記

文鈔卷二

十四

梅皋別墅圖記

出鎮江門外三里曰破山山有寺寺之東南半里鹿樵
觀察張公墓在焉其地負山陰而面平野有兩溪環其
後傍建享堂前門後室庖福之所咸備堂之左闢園榜
曰梅皋別墅前有亭曰讓亭修廊一帶迤邐而入其
旁爲冬讀書齋折而前曰妙吉祥館曰紅杏山房有育
一門曰離波由離波而入佳石奇石錯置引人入勝其
尤勝者曰春水船磴路紆迴曲水環之憑檻俯臨如泛
春江別有帶水一泓廣踰丈有石梁橫其上躡梁而前
正中有堂曰四時皆春閣園之中春初梅花百本香雪

文鈔卷二

三五

漫空二三月紅桃綠柳百卉爭妍入夏紅蕖的皪蕩漾
清漪竹風襲人愴然忘暑於秋則巖桂早黃畦菊晚艷
嵐翠霏霏與香氣錯落凡牖冬則霜楓爛漫參差掩映
一望無際加以朝暉夕陰氣象百變四時之景無不可
愛謂之皆春誰曰不宜憶斯墅之落成也在壬辰之秋
公會招燕游惟時亭榭樹石布置初備屢擬重游未果
今秋喆嗣裔生約軒兩君倩沈君維繪圖屬余記之因
復借游轉瞬七年池館依然山光如昔臺榭樹石益復
增勝而當日公之德容邈不復接矣余年及耄近益衰
頽追感陳事俯仰之餘不勝重慨云道光庚子十月

明建寧守鄉賢張公專祠增置祭田記

余嘗慨今之人有構峻宇樹綽楔赫然巍煥以祀其先
其始未嘗不潔其案盛豐其牢醴恪奉烝嘗乃久之而
見其怠廢又久之而荒圯者比比而是間有代歷兩朝
歲踰二百其後人保護之勤久而彌摯如鄉先生建寧
張公專祠者乎其世澤之長爲莫及已公以明宏治進
士登朝出刑部郎出守建寧著惠政居鄉有德望

國朝崇祀鄉賢舊有專祠在東城下乾隆間八世孫贈
中憲仁美重建于邑東北一畝與公舊第詩禮堂近道

光初十世孫河東觀察大鏞重葺新之并增建念昔堂

文鈔卷二

三

三楹爲飲福之所惟念歲修及守祠洒掃之費非特置
祀產難保後之母廢願獨力任之以補祀典之缺會膺
末疾踰年始瘳而精神損耗未果昨歲觀察歿嗣君州
司馬元禱痛念先志未竟者茲祠祭田爲首爰于撥授
遺產中擇田一十八畝零捐置祠中于今歲正月十日
卽公生辰集同族長幼敬告先靈以田租之入永爲茲
祠歲修及守祠經費支銷餘仍舊章因屬延鑑記其顛
末以期久遠念是舉也蓋肇於中憲重建之年其碑記
有後人登科量力輸田之條迨觀察重修之日迺矢願
獨輸又十年而司馬克成之更四世八十餘年而事得

舉甚矣其繼述之遠且篤也嘻此足見太守公之功德
宜永膺世祀故自明來孫子繩繩相繼至今日甲第蟬
聯春秋匪懈更得樹永保勿壞之基而祀事始大備惟
成之難斯垂之久也必矣書云子有後弗棄基詩云子
子孫孫勿替引之廷鑑不文敬述古訓以致頌禱之詞
云爾是爲記

文鈔卷一

毛

恬裕齋藏書記

出賓湯門十里其塘曰南塘辛峯左峙清水東瀆有村曰胥里沃壤千畦桑竹彌望故學博蔭棠先生隱居在焉有齋曰恬裕其藏書之所也君裔出唐光祿

叻

後世

有潛德以畊讀傳家至祀堂贈公益擴大之延名師度置經史墳素教諸子咸有聲庠序而君尤擅雋譽以明經選授廣文一試職卽歸隱讀書樂道廣購四部旁搜金石歷十年積書十萬餘卷斯夕窮覽嘗繪檢書圖以寓志時城中稽瑞愛日兩家競事儲藏稱鼎峙未幾兩家先後廢散君復遴其宋元善本爲世珍者拔千之五增置插架由是恬裕藏書遂甲吳中嘗慨世之人嗜好不同雖積金殖產壘有興廢而通邑大都田連阡陌富擬通侯者子孫世守何可指數獨至縹緲典籍好之者固鮮偶有一二嗜古之士以有力而好不惜懸金購聚如吾邑絳雲汲古後距今幾二百年而才得陳張兩氏雖名位差殊要皆不再傳而失之豈經籍之好轉不若銅坑金穴之可常享耶說者謂經籍者道德之光華得毋不務其實而徒躡其名以炫世致爲造物所忌而然歟今君之齋顏曰恬裕自取遵彥謹慎意爲勗余請申之書曰引養引恬又曰垂裕後昆謂之恬是能蹈夫道

以安其身也謂之裕是必畜其德以裕諸後者也積厚者流光遠吾知善藏者且善讀詩書事業蘊積而發其華將出爲名臣處爲通儒琅函秘笈代有讀者俾之永保勿替蓋名實交孚自天必祚之以福如鄞范氏其明徵已余與君之苗嗣子雍明經善屬爲一言余惟子雍克承先志搜奇羅佚不懈益勤奕世彌光則藏書爲造物忌之說于是不謬矣子雍勉旃循讀書敦行之修以鞏傳經稽古之業其得謹慎之意大矣烏知斯齋也不且與天乙閣並峙海內也哉是爲記道光庚子十月朔

記秦君台佚事

秦君台失其名邑大河人其先有曰應陽者由太學官中城兵馬其近族也君台業儒教授里中自鄉徙城居太平巷西甜瓜井乙酉七月十四日大兵至城鄰人拉之去辭曰我家世守忠孝不幸遭亂且喜骨肉死在一處斷不可使婦女出門受辱也時街巷男女老幼奔竄君台反笑之繼有強之者君台顧其二子曰儒者讀書閉戶守正俟死分爾懼橫逆之來倉皇竄伏徼幸求生君子不爲也卒不去未幾兵入門君台一門死室亦燬惟媳衛氏以被掠存衛氏者見魯姪女也擄至維揚

文鈔卷二

有見魯之友某爲贖歸方知君台慘死狀云是日父子閉門衣冠危坐先有兵突入門罄室中資糧財物見幼子娟秀并掠之去君台惟不言張目而已繼有兵數人來室已空遂搜括房幃篋笥簪珥之物加凌辱狀君台迺勃然怒揚聲罵之兵抽刃連拄其頰君台啜血罵不絕口被殺于庭中二子見父死奮臂與兵鬪復殺于堂上妻某見君台父子皆死抱兩孫自投于樓下死時衛氏駭絕倒地兵遂縱火掠之去君台次子先巽居在鄉十三日聞兵至入城省其父故并與子難明日被擄之幼子與嫂衛氏相遇南關外軍船上嫂泣述後事幼子

一勸乘間投河死計一門先後死者七人

見齊爲縣採有孫文豹諸生

攷當口吾邑死難者君台外有諸生徐守質徐憚馮

知十項志宜諸君事並見無名氏海角遺編其二徐

與知十又見馮班海虞三義傳迺徐馮項四人久登

志乘姓名已入勝朝殉節諸臣錄惟秦君之死最慘

烈而姓氏至今未顯恐遂湮沒故摭其事蹟表而出

之俾後之君子有所攷焉

文鈔卷二

三



志乘開列至今未顯恐遂湮沒故摭其事蹟表而出

志乘開列至今未顯恐遂湮沒故摭其事蹟表而出

志乘開列至今未顯恐遂湮沒故摭其事蹟表而出

志乘開列至今未顯恐遂湮沒故摭其事蹟表而出

志乘開列至今未顯恐遂湮沒故摭其事蹟表而出

志乘開列至今未顯恐遂湮沒故摭其事蹟表而出

志乘開列至今未顯恐遂湮沒故摭其事蹟表而出

答王雲門孝廉詢鄆國夫人姓氏書

昨承詢東家雜記載聖配鄆國夫人并官氏不作并官
竹汀日記云不誤之說果有他證否燈下畧爲尋檢一
二謹復左右按史記世家不載聖配集解亦無注惟索
隱注云家語孔子十九娶笄官氏汲古本又廣韻官字下

注云複姓有并官魯國先賢傳孔子妻并官氏此據澤存堂初
刻今已改又檢禮記檀弓伯魚母死章及論語才不才

節孔鄭注及皇侃義疏皆無聖配姓氏可知兩漢以前
實隱而未彰故世家中不載也今得以攷見者莫先王
肅之家語故索隱亦据之安國家語元本久佚王肅雖

文鈔卷二

三五

生漢末猶得見孔氏遺書故掇拾而成此書則舍家語
復何徵信哉汲古本家語又作上官謬甚今得元板王
廣謀本家語證之其本姓解中文注兩見皆作并官與
竹汀所見東家雜記合乃知索隱之笄廣韻之并皆爲
并之形誤無疑而他書之作丁作并出自近代之剽
者更無足据矣元板家語並呈闕祈更有以教之

札復後續攷得并官二字見漢韓勅碑爲最先又太
平御覽偏霸部引十六國春秋索綏傳宋抄本及宋板

通志氏族畧皆作并官知并與丁之誤特起自明代

耳又記

答雲門論揚子雲姓從楊書

昨荷枉顧暢領清誨第在客舍簡慢爲歉耳陸璣之璣定從木旁不改御覽之舊足欽卓識深合鄙懷又詢及符秦子雲二姓應否改易之處僕向沿襲舊說以爲當改今蒙垂詢聊復尋檢一二敬陳之左右字典揚字下注又姓揚雄自序別爲一族周宣王子尙父封揚侯此卽向來諸家從揚之根据也按此說本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韻乃載在楊字下于揚字下未注姓廣韻於氏族最詳使其說果信則子雲之姓未見其必從手旁矣又景祐本漢書敘目孟堅自序本傳及注文不下數十揚字皆

文鈔卷二

三

作楊惟首葉中有一二字誤從手旁汲古本同又隋書經籍志錄子雲諸書亦皆作楊此古書不作揚之確證也子雲之譜牒孟堅著於本傳之首至爲詳明傳云其先出自周伯僑以支庶食采於晉之楊應劭注河東楊縣周衰有楊侯逃於楚家巫山漢興有楊季官廬江太守避仇處岷山之郫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雄無他楊子蜀師古注蜀諸姓楊皆非雄族故云則子雲之族明明出自晉之楊縣以邑爲姓其不從手旁者益確原其致訛之由殆以雄無他楊于蜀一語謬以爲子雲之楊非此楊字又六朝以來俗書盛行木才不分遂致

斯誤使子雲之姓果從手旁則自別于蜀之諸楊何庸更贅惟其同此一姓故有此語此義一明則御覽之作楊甚的至苻秦之姓晉書載記甚明不容有悞而御覽悉作符者必以一時僭竊之主其命令蹇行于國中設使其子孫有所紀載自必恪守其制異代之人豈必一一遵之仍書其本字自無足怪總之此二字亦人人所知改之不足見考訂之精仍之亦不爲御覽之謬又園援二字僕前校閱時憶曾見過而不能舉其典今足下以謝詩證明之而斷從木旁俾鄙言益有根據快甚近檢謝詩文選葉板激流植援亦從手旁亦有註釋未審足下所見之本是何刻又此條御覽明引晉書從木從手可再檢得一確證否管見所及不憚縷縷

文鈔卷二

三十四

吳頊儒曰潛研答問据序其先出自周伯僑以駁注張衡晉灼諸說之非而未攷雄姓本從木傍實同于食我之封邑得此辨正足爲錢氏更進一步

再與雲門論苻秦之姓從苻書

昨接奉手書知楊雄之楊從楊芻蕘之論已蒙許可而深以苻之從符爲巨謬据晉書載記以苻秦之苻從蒲而更非由符而改爲斷具見足下與若雲精心卓識事必徵實去取從違折衷至當僕復有何說然僕之敢爲是說者亦非漫無所見而強爲武斷敬爲足下再陳之攷說文有蒲符二字無苻字左傳萑蒲之蒲本作蒲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與取人於萑苻之澤同在昭二十年傳不應有此異文苻字是符之別體故說文不載新附亦不收魏元丕碑符作苻見漢隸分韻則苻字實從符

文鈔卷二

三五

字而省足下以爲蒲之古字未審何据也且漢人分隸艸竹多通如簡甫答荅籀籀著者之類今皆不以爲謬何獨疑于苻苻之相通此苻本苻字之說也苻作蒲解今見爾雅莞苻離郭注江東謂之苻離西方亦名蒲然說文藎夫離王逸楚詞注堯夫離皆不作苻知此義定起于六朝左氏傳行杜氏爾疋行郭氏皆晉人故經文有竄入苻字者然此萑苻二字古亦作萑符唐開成石經猶然顧氏金石文字紀糾之此又唐宋以前以符作苻之明證也至苻秦之苻本從蒲而更而今多作苻節之符其說亦自有因蓋蒲洪之取義雖在艸付之讖而

既改爲苻却又自混于符節之符苻符本一字後人遂互書之此又唐宋以前書苻秦爲符之根由也不第此也畢氏文字辨證竹部符字下重文苻注別又云後秦苻氏本苻氏書雖出自近人然半皆淵如雅存諸先生手筆定非無本此又僕前以苻爲符本字之說也攷之說文稽之漢碑證之石經合之近代攷據家之論說則符與苻之相通亦歷歷可據則御覽之符非傳抄之訛可不辨而明矣此數說僕亦明知無當于足下及主人之意第持是以求解免于莫須有之公案足下以爲何如總之僕說不過卽御覽而言有可仍之義不作符苻

文鈔卷二

二十六

二字定論設使御覽本作苻字僕斷不敢据近人之書徑改作符或將來校刊晉書設有人据御覽及畢氏之說以相難僕又將痛詆其謬而斷不從之向嘗語子履云只應搜索諸書以曲合御覽之是無庸博徵經史以深糾御覽之非蓋按書自有體例古人解經者義不違經作疏者理無駁注苟有可通必迂迴其說以遷就之僕雖不敏竊附斯義至圖援二字既有文選晉書可据茲不復辨固陋之衷祈足下與主人裁而教之

答張椒卿論先孝子公墓書

去臘尊使回虞接讀手教欣悉一切拙作謁先墓詩蒙
加點定欽佩之至似此方不虛遠道相師之意第尊評
以先墓無徵爲訾僕殊不以爲然竊爲閣下陳之夫名
賢宅墓兩地相爭山經地志彼此互載者指不勝屈攷
先孝子公墓在梅李鎮載元盧鎮重修宋琴川志歷今
七百餘年非始近代及旁攷他書所載先墓寰宇記云
在房陵明一統志又云在雲夢皆屬湖北境內似爲近
之第雍正年間盧邑之墓被鄉民周姓侵占爾時族姓
申控邑令勞公必達係名進士卽湖北人移文原籍確
訪皆以無從查攷咨覆此有案牘可稽則先墓之在楚
地者業已無攷而昔時之輿地統志又不一其說况寰
宇記與琴川志同出宋人摭述正不必執此以廢彼也
且先墓之在茲土者亦自有說蓋吾黃于後漢時世爲
江夏望族自太尉公遭李郭之難氏族漸微當中原鼎
沸之時其子孫必有依孫氏避地來吳者迨呂蒙襲取
荊州之後全楚之地盡屬東吳卜遷亦易想先墓之遷
當出是時而六朝以來載籍云亡致無徵信今在楚之
墓概湮則其在虞者當益加保護僕以爲名賢邱墓苟
使傳疑既久雖荒邱廢冢卽爲靈爽所憑後之人皆可

藉以伸其追慕况高壟巋然靈蹟攸著而必屑屑焉于
千載上辨其真偽耶至朱王鉉墓碑辨大旨卽推墓碑
殘文爲說不知此四句取義不在葬子窆夫而在博羸
于吳四字見古人隨地可安窆窆不必首邱之意漢魏
人數典每多假借不可泥于詞句而詆爲儼不予倫已
又以太尉公據後漢書本傳爲孝子公會孫而碑云孫
某亦爲不合不知此又碑文剝蝕字句零斷盧志所載
不過据見存可辨之字非其全文更不可執是以爲辨
正也總之好爲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朱君之文不必
辨亦無庸辨况先墓所在之里圩曰孝字圩浜曰孝浜

文鈔卷二

三

墓地自前朝以來久奉罄糧自盧志而後歷攷姑蘇志
本朝通志府志暨歷脩桑鄧諸邑志紀載彰彰豈皆附
會閣下高才博識事必求實斷非隨聲附和特惑于先
人之言致有異論僕忝居苗裔義不忍默用敢粗述其
顛末惟高明更有以教我焉

人遺與新參跡猶不可泯于隨會而泯誠猶不干前
主其西學京古人觀數百變奈矣不必首祖之意莫
如文誠而不快功因成也雖不亦卷于變大而亦
于地土無其真證祖率未王燈墓駁難大冒暗辨墓
故以備其墓其高壟巋然靈蹟攸著而必屑屑焉于

與張若雲州司馬論太平御覽考異書

承示御覽攷異稿一卷屬僕改訂閱之殊與鄙見不合而其體例亦多未盡善今爲閣下悉陳之按古人攷異之書肇始于陸氏之經典釋文而成于朱子之韓文攷異蓋先据一善本爲主作正文而後以別本中有異同者云一本作某附注于下其引經史處有駁文者則仍其舊而別引經史本文以證明之此昔人撰述之通例也如今御覽攷異自當以宋本舊抄爲主明刻本雖劣其中有義可兩通及似是而實非者當並存之注云刻本作某或一本作某非以辨別之舊抄與宋本異者同

文鈔卷二

三九

此例至于抄刻皆同而核之經史百家古本原文互異者如顯然謬誤人所共知旣經新刻改正無庸注明其餘如人名姓氏山川郡縣典章制度以及文義脫落乖謬處皆當一一詳注御覽原文作某原脫幾字今据某書正云云以存宋本之舊其御覽似誤而句義畧有可通者卽當仍御覽本文而別引所引之本書以疏通之此乃作此書攷異之體例也至引證諸書之例亦不可雜如所引之書本書見存總以見存之本書爲据旁參唐宋以前經史注文已足徵信惟其書旣佚者自不得不摭及類書然總以唐代爲斷蓋御覽一書成自宋初

其所摭拾唐初以上居十之九大抵卽據隋唐類書爲
藍本則證以唐代類書尙可得其彷彿至明人天中記
諸書轉相販鬻或妄易字句全失古書面目倘據以校
刊是猶以漢法况周制也至淵鑑類函爲

本朝敕撰之書囊括古今爲自古類書之冠謹釋其爲
書體例就明俞氏之唐類函而損益之凡所引隋唐以
前故實除已見于唐類書者外若唐類書所未載別據
古書采入者又如標題太平御覽而其文與今本有異
同者皆當一一恭錄以定折衷他若格致鏡原諸編出
自近人者亦可不必要引矣承齋周君所云旣得其綱
領而于揆述之節目尙未詳悉管窺所及祈閣下與諸
君酌定之蓋體例一定則綱舉目張按例纂錄自然有
條不紊而僕亦得所藉手矣卽候鴻裁示復不宣

文鈔卷二

答張月霄論作古文書

水示近著循覽數四其中釋禮諸篇最上卓卓可傳詩
鏡諸篇次之皆能別具詮解不襲陳說惟文體間傷支
蔓序記亦明暢至家傳諸篇體格益上筆亦峻潔可喜
知近日刻意著述漸進于古持之不懈寔患不自成家
古人處困而亨者今于足下見之可敬可羨如僕白幼
失學長謀餬口讀書既無根柢雖嘗學爲詩文粗事攷
據總不外剽竊之學貽譏識者年來志慮益衰死喪疊
遭殘喘餘生尙復何心學問足下誤以爲識途老馬諄
諄下詢何能以門外之人爲入室之言乎聊以向之蓄

文鈔卷二

四十一

中而未發者爲足下陳之溯今以古文名家者明則有
震川本朝則有鈍翁望溪皆爲一代正宗第此三家
之文皆謹守繩尺其才力不無少遜古人無論韓之排
稗柳之廉悍固有未逮卽三蘇之馳驟亦不多見差近
者惟六一之紆折半山之峻峭而已故世遂有謂八家
不可學而學步於六朝之書啓仿摹于漢魏之碑銘以
爲古者而文體入于詭怪而益壞又今之言八家者必
曰別有其法愚亦以爲不盡然夫古人之文卽古人之
法也文成則法立是法生於文不必文生於法也論語
云詞達而已昌黎云文無難易惟其是果理衷于是而

詞得其達則不言法而法在其中矣至于表牋書啓之體碑銘誄贊之式學者可一覽而得之又作古文與作時文異古人之文皆先有一種意義在胸題從文生故所作皆可傳可誦苟命題而始作上之科場應制下之親友丐求其文雖工斷無傑構如所著詩說諸篇尙不免此病蓋先有題而作文則敷衍旣無意義必將刻意求深或旁生枝節縱波瀾層疊而初非正旨緣作文之先本無心得也要之當今而言古文舍八家別無入門之徑而八家尤以韓柳爲宗猶言詩之必宗李杜也韓之與李翊劉正夫書柳之答韋中立書此眞作文之準的不傳之祕鑰也合之足下養氣勵志之說殫精求之有餘師矣畧陳所見以塞厚意惟冀足下更有以起予焉

邵環林曰後段論作古文與時文異數行說盡當世作者弊病眞可包掃一切

